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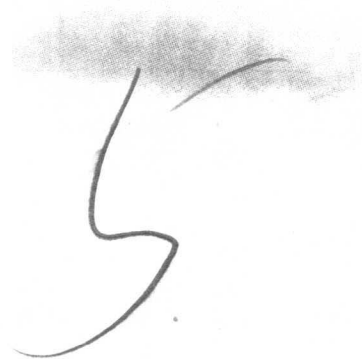
[日] 柳美里/著 贾黎黎/译

口 ROUSE 红

我不幸福，
如何向你描述幸福？
我没有梦，
怎能向你出售梦想？
纵然我舌绽兰花
谎言，毕竟是谎言
终将被拆穿。

[日] 柳美

口红



南海出版公司
200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红 / [日] 柳美里著; 贾黎黎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6

ISBN 7-5442-2454-6

I. 口… II. ①柳… ②贾…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16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2-131

RUJU(ROUGE)

Copyright © 2001 by YU Miri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arranged with YU Mir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KOUHONG

口红

作 者	[日] 柳美里
译 者	贾黎黎
责任编辑	陈明俊 猿渡静子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454-6
定 价	1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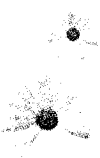
2017/12/27

一只白粉蝶在都市的上空翩翩起舞，圭的目光追逐着它美丽却又飘忽的身影，只觉得自己的心也随之飘飘荡荡、虚浮不安起来。好像以前曾经有人在拍摄中用白粉蝶做过道具。是谁呢？对了，是那位一贯喜欢用生物做道具的外冈先生啊。圭的脑海里灵光一闪，忽然想了起来。听说，那次他足足动用了300只蝴蝶，事先调好灯光，让模特摆好姿势，一切准备就绪后，一打暗号，数百只白粉蝶哗的一下全被放了出来。外冈事先想得周全，自然成功地用他的镜头捕捉到了这一切，但取得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照片上只有状如飞絮的模糊的一团，这跟他所预期的效果可差得太远了。不过倒也有意外之喜，外冈凭他这一富有创意的尝试，而在摄影界名声大噪。圭心想道：“这种事情也真的只有外冈才做得出来。”白粉蝶飞过圭的眼前，把他放飞了的思绪收了回来，这柔弱的生物还在竭力尝试着飞高，但马上因气力不继而下坠，等到快要擦到地面了，又勉力飞起，它就这样紧贴在圭所在公司的红砖墙，做生命中最后的挣扎。圭一看这情形就明白这只蝴蝶已经命不久矣，心生怜悯，脚下却并不停驻，硬生生将视线挪开，推开了摄影工作室的大门。正好，有一个男的从里面冲了出来，几乎跟他撞在一起。

圭不由地轻呼一声，含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那男的却根本没有理会，自顾自地打着手机。

“那后面有疏散楼梯，从楼梯那儿上去有个上了锁的铁栅栏，你从那儿翻过去，对，翻过去。然后从那里能走到7楼的703室，你按那个门铃，对，使劲儿按。很可能不在，但你要不停地按，直到能确信无疑确实没有人在为止。听明白了没有？如果事后我发现她在的话，那么你就给我收拾铺盖滚蛋，听明白了没有？如果确实证实了没有人在，再给我打电话！”



门马算得上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他要么就像精通腹语似的三缄其口，要么就是开口了，说的话就连身边的人也捉摸不透。他虽然面上看似冷静从容，但眼神却十分凌厉，好像整个大厅里的人和物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的目光如炬，视线所到之处，好像都能擦起火花，而视线稍做停留的地方，马上就会燃烧起来似的。在这样目光的注视下，人人自危，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好像一触即发。

门马是北原佑的经纪人，事实上这位能人现在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北原被选为克里斯蒂那公司的新产品——6色的超级口红“西奈尔”的形象代言人，而今天正好是预定拍摄广告和宣传海报的日子。但是现在已经超过预定时间一个小时了，她居然还是没有露面。可是，怎么会呢？昨天拍完了《周刊现代》的封面照，

跟杂志的编辑们一起用过晚餐后，就把她送回了位于广尾的公寓呀，那时还不到10点呢。为了今天的拍摄，他特意为她排出了8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不可能是睡过头了。门马恨恨地想，等北原来了，要让她哭着跟所有在现场待命的工作人员道歉。他焦急地向玻璃窗外望去，街道刚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门马忍不住要叹气，却又硬生生地把它给咽了下去，推开了摄影工作室的门。

一进去就听见了外冈豪爽的笑声，此刻，他正坐在工作室一角的休息处。他旁边坐着两个编辑模样的人，还有一个稍微有些发福的像是经纪人模样的中年妇女，他们好像在谈一些关于凹版要片的问题，那中年妇女还不时地露出迎合的微笑。气氛还好，门马稍微松了一口气，朝位于工作室一角的化妆间走去。

门马推门进去，视线刚好跟背对着墙上化妆镜坐着的伊势的目光撞到了一起，他忙不迭地将视线移开了。

伊势是克里斯蒂那的美术总监，他瞟了门马一眼，没有吭声，脱下身上的名牌西装上衣搭在椅子上，又侧耳去听造型师峰如何抖搂她的身世了。

“我啊，在做造型师以前在一家装修公司里做。在那儿，我邂逅了我现在同居的男友，唉，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啊。我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待多久都不会腻，而

口 红

且我特别害怕跟他分开，好像一分开自己就会死掉似的。所以，我就跟公司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不去上班，跟他整天整天地待在家里，后来呢，就给公司开除了。不过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以前的工资我都存起来了，告诉你，还不少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还是跟他整天腻在一起，一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你说人为什么恋爱了以后不吃不喝都行呢？真奇怪啊。”

伊势忍不住打了个呵欠，问：“峰小姐，你现在有多重啊？”

虽然他烦透了这个只会拿着自己说事的无聊透顶的女人，却还是忍不住跟她搭讪。

“哎呀，伊势先生，你怎么这么讨厌，不知道不能问女孩子的体重吗？不过，还是告诉你好了，我过了30以后就胖了好多，比20岁那会儿要重13公斤吧。”

“现在多少？”

“63公斤。”

伊势表面上还是温和地微笑着，心里却恶毒地想：你胖到100公斤以上才好呢。

“因为最近都没有运动嘛，我的腰上都长脂肪了。唉，可能也是到岁数了。”

“我的腰上也长了不少脂肪，我倒是平时经常做针灸和按摩呢。”

“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医生呢。他是研究东洋医学的，特别乐于助人，艺术高明就不必说了，关键是很有爱心。我都是多亏了那位医生才能每天都这么容光焕发的呢。”

可惜，峰的这番话伊势可没听进去，他还在看着门马呢。每当门马想要起身出去，就会感觉到伊势冷冷的视线，这让他窘迫万分，再也动弹不得。伊势确实是对他十分不满，这经纪人是怎么当的嘛！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要等的人人影不见，做经纪人的居然还能处之泰然，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伊势一看他的表情，马上了然于胸，看样子，今天的拍摄工作很可能要被迫取消了，必须得去跟后宫说一声了。想到这儿，伊势把西装外套拿过来，放在膝盖上，嘴里还不忘跟峰搭话。

“峰小姐，你信那些鬼呀神的，所以老谈这些灵魂啊、神灵啊、发功啊、气功什么的，就没有点儿别的吗？”

“哪有？我刚才说的医生跟鬼神可没什么关系啊。”

“那，下次要是我扭伤了的话，就拜托你了。黄金周打算去哪儿？”

“我倒是想出去走走。但是最近太忙了。对了，黄金周我要去普吉岛为丰田广告的拍摄服务，伊势先生，您呢？”

“我?工作吧。西奈尔的工作不上轨道我哪能休息啊!回见。”伊势刚起身,门马也急急忙忙跟了上去,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化妆间。

“我想她很快就会来了。”门马望着伊势的背影,怯怯地说。

“几分钟以后?”伊势根本连头都不回,叫过他的助手矢岛来,问她后宫在什么地方。

“正在事务所跟人交涉能否延长时间。门马先生,老板也在找您呢。”矢岛一向称身为创作总监的后宫为“老板”。他们交谈着的时候,门马推门走了出去。伊势眼梢也不抬,又接着问矢岛:“我交待你买的工作手册,买了没?”

“您交给我的事有没办好的吗?马上送到。”矢岛调皮地一伸舌头,也朝事务所方向走去。

里彩出门一看,早晨上班时下的雨已经停了,只剩下灰色的云在空中飞快地流淌,手中的伞看来是派不上用场了,于是里彩干脆倒提伞柄,用伞尖时不时地戳着还没有干透的柏油路,大步流星地走起来。五月的微风穿过她的裙子,使得裙摆纠缠在她的腿上,像有只手在上面温柔地触摸过一样。里彩今天穿一条半袖的柠檬黄的连衣裙,外面罩一件白色的开衫毛衣,配一双苹果绿

的浅口无带无扣皮鞋，非常清爽。里彩也很喜欢自己今天穿的衣服，这条印度棉的裙子跟她小学五年级时央求妈妈给她买的那条墨绿色的裙子质地是一样的，那条裙子她也非常喜欢，足足穿了有10年，直到裙子洗得都有些泛白了。

街道的两旁栽着法国梧桐，等到了夏天，想必会长成一片浓浓的绿阴，现在叶子还小，颜色也只是浅浅的淡绿，不过也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微风过处，树枝轻颤，洒下珍珠般的雨滴来。忽然，里彩的心头涌起“五月到，五月来”这个句子来。她记不得这是一句歌词，还是高中语文课本上的诗了，或者只是看到此时此景，她突然有感而发，自己造出来的也说不定。在这清新爽洁的5月，里彩忽然感到体内有一种力量要像苏打水里的气泡一样从她的身体深处迸发出来。

里彩今年春天才从设计专业大专毕业，本来是不抱任何希望地参加了克里斯蒂那的面试，没想到居然获得了录用。虽然里彩一再强调自己在克里斯蒂那并没有什么熟人，但她们学校负责就业的老师怎么都不肯相信。这还不算，她还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宣传部制作科。进公司这一个月以来，虽然没有接触到什么实际工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甚至当有人吩咐她去做一些杂事的时候，她都会不由自主响亮地回答说“谢谢”，

令听的人莫名其妙，又将她训斥一顿，她却还是无所谓，笑嘻嘻的。

今天派她去的地方正好是摄影工作室。里彩想：“说不定能看到拍摄的情形呢！”于是干脆小跑起来。阳光从云缝间露出笑脸，照在满是水珠的梧桐叶子上，反射出晶莹的光芒，里彩一不留神就念出了声：“五月来了！”

“拜托您了，请再等 30 分钟。”门马看着后宫的眼睛说。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 30 分钟后她不来呢？我担心的是这一点。矢岛，你问过外冈先生下面的时间安排吗？”后宫双手合抱在胸前，眼睛直盯着门马。

“外冈先生说最好安排在 5 点。因为接下来虽然没有安排什么拍摄活动，但跟编辑约好了要谈他摄影集的编排的问题。”

矢岛十分了解后宫只有在愤怒的时候，说话才会异常地冷静和平稳。今年 42 岁的她作为公司的创作总监极具威严，甚至连宣传部长都要让她三分。公司里没有人怀疑她将在 5 年之内升为董事。现在克里斯蒂那公司所有畅销产品的策划活动她都有份参与，公司里要是少了她，宣传活动无疑就会陷入瘫痪。

“是吗?那就要换到外冈摄影工作室了。好吧，门马先生，我们就再等 30 分钟看看，要是 30 分钟后她还来的话，您预备怎么处理呢?”后宫的嘴角浮起一个嘲讽的微笑，就在这时，门马的手机响了。

“不在?问我怎么办?你待在那儿，等北原回来。不管等上三天还是四天，你都给我站在门前等着。对，站着等!”

门马为了避开后宫咄咄逼人的视线，干脆背过身去给演出公司打电话。总经理不在，他只好告诉秘书说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让她 30 分钟后务必跟总经理取得联系。到了这会儿，门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北原今天是不会出现了。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后宫，说：“如果她最终还是没有来的话，我们负所有责任。当然，今天的费用全部由我们公司负责。”

直到这时，广告代理吉田先生才开口说话：“费用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那些不能用钱来计算的损失呢?”

“先停一下，这些话等 30 分钟以后再谈。门马先生，看样子你没跟北原联系上是吗?”后宫的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上涂着精致的金银色的寇丹，指间还夹着一根“国境新开拓地”牌子的香烟。

“她出了什么事吗?”后宫点燃了手中的烟。

“昨天晚上我亲自送她回家的，告别的时候，她还笑着跟我说‘明天加油’呢。”

“是这样啊。那我们还是先等等再说吧。吉田，你盯一下外冈，千万别让他发火。我到路易斯去喝杯咖啡。那么 30 分钟以后见。”

发型师日比野往烟灰缸里倒了些乌龙茶，把里面的烟给熄了，然后把摆在镜子前的化妆用品拿起来，逐一检查剩余数量。看样子，他已经开始收拾，准备离开了。



峰说：“哎，什么叶月里绪菜啦，宫泽理惠啦，这些做第三者的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最后肯定不是脱发，就是患上厌食症。”然后痴痴地笑了起来。日比野听了心生反感，朝镜子里的峰瞪了一眼，反驳道：“不，叶月的事业至少还有 10 年，20 年的。”

“哎呀，不好意思。我忘了你们俩很熟这回事了。就是嘛，叶月、木村佳乃、米仓凉子这些明星的头发可不都是你做的吗？对了，这周《anan》封面的松茸子的发型好像也是您的手笔是吧？”

“不，所有跟杂志有关的工作我都推掉了。”

“因为酬劳太低了是吧？”峰望着日比野的眼睛，揣测着他的心思。

“也不是，我也接比这酬劳还要低，或者信用差的工作。问题在于杂志的封面拍摄根本不重视发型和造型。就算你花一个小时去弄，出来的也不过是3厘米见方的一张大头照。那种照片，我看弄不弄头发都一样。”

“你是不是在帮池胁千鹤弄头发啊？”

“其实，她青春靓丽，根本没什么需要我弄的。因为化妆弄得太过的话，反而会掩盖了她的青春风采。另外，我也不喜欢《anan》封面用的那张泽木的照片。当然，也有人称赞那是幅好作品，可我觉得，她本人的个性完全被扼杀掉了。”

“天啊，你批评你们事务所的社长的作品，这样好吗？”日比野却觉得自己刚才所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什么不能说的？他瞪了峰一眼，又接着说下去：“我认为从事化妆、造型工作的人的天职是将那个人的个性更突出地表现出来。”

峰也看出来了，日比野用不了多久就会离开泽木事务所。看样子，自己也必须好好想想将来的问题了。到底应该继续跟泽木干下去呢，还是跟日比野搞好关系，从他那里获得工作的机会？其实他们这一行，说穿了，有没有工作做靠的也是关系。现在看来，是日比野那边占了上风，不过，也许他有点讨厌我。要是那样的话，还是继续跟泽木事务所合作比较好。想到这儿，峰忽然

觉得这小小的化妆间一下子变得闷热起来，于是脱下开衫毛衣，搁在了化妆台上。

峰往镜子里瞟了一眼，结果看到一张皮肤已经松弛了的脸，于是连忙把视线移开，随口问道：“你知道我涂的口红是什么牌子吗？”

“柯拉拉斯。”日比野冷冷地撂下这句话，走出了化妆间。

圭心里还记挂着刚刚的那只垂死的白粉蝶，走了出去。一下子来到强烈的太阳光下，他一时适应不过来，甚至感到有些头晕。那只白粉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走到大街上，朦胧中好像有一只很大的白粉蝶向自己飞过来，但理智又告诉他这只是一种幻觉，圭眯起眼睛努力去看，这时，一个穿着白色开衫毛衣的少女映入了他的眼帘，并用清脆的声音问他：“请问这里是摄影工作室吗？”

“你找事务所吗？”

“我找C摄影工作室。”

圭指了指门口，领她过去，边走边问：“找谁？”

“我是克里斯蒂那公司的，来给矢岛小姐送点东西。”

“她这会儿可能在摄影工作室里头吧。”